



黄河九的草书（外一首）

■赵锦恩（江西）

一点点进怀素狂风暴雨
一撇飘入嫦娥奔月
弯钩捅破十面埋伏
下笔随短剧异想天开
收锋滑翔庄周粉底蝴蝶
宣纸灵魂出窍
狼毫晃了晃
我立在墨色中央
推了自己一把
向字里行间的空茫
纵身而去

华董的鄱湖鲜味

朋友圈晒出华董一盘菜
便知这桌宴藏有真章
“春不老”是黄家洲土生味
黄丫头自鄱阳湖顺流而下
舌尖鲜舌尖
华董 美丽的宁波女子
奥斯卡影城董事长
掌一盏光影揽一城烟火
外柔内刚
女儿红喝得酣畅一缸
开宝马赴人间日常
唱越剧品古韵流芳
她把赣鄱湖鲜
揉进甬城雅致
一盘菜是乡思是境界
更是生活的滚烫
这般鲜活这般从容
才晒出这般像模像样

夏天的颜色

■王大川（陕西）

夏天没有颜色，
只有滚烫的光，
在柏油路上打结。

蝉声是透明的，
把午后的寂静，
缝成一件
穿不住的衣裳。

汗水从脊背滑落，
在衬衫上画一幅地图，
每一个圆点
都是抵达不了的远方。

荷塘是绿的，
碧到深处，
开始发黑，
像某种过于浓烈的情感。

黄昏是个调色盘，
把所有的蓝，
一寸寸熬成紫色，
直到夜幕垂落，
星星才开口说话。

而萤火虫提着灯笼，
在草丛里走失，
成为自己
最后的客人。

夏天的颜色，
不是任何一种颜料，
是一种燃烧，
一种即将燃尽的、
明灭之间的
叹息。

本期责编：明玥

“长了脚”的夏天

■周桂芳（湖北）

夏天，像“长了脚”似的，各种丝瓜、黄瓜、苦瓜、扁豆、葫芦、菜豆、南瓜、冬瓜，不是牵着，就是爬着，不是吊着，就是挂着，一路走着，爬着，就是要翻出墙头，吊在夏风中荡秋千。

这不，连城市的夏天，也像长了脚似的。我每天上下班走过的一条长巷子，家家院子里，不是爬出来的丝瓜花，就是吊出来的小南瓜，不是牵出来的冬瓜藤，就是挂着的串串紫葡萄。一路走来，不是花，就是瓜，不是藤，就是果。绿意葱茏，满目清凉，清嘴生津。

夏天，长了脚，爬墙上瓦，哪里有阳光，就往哪里爬。哪里有清风，就往哪里挂。夏天，植物给就阳光就灿烂，争着抢着，爬上墙，晒太阳，吸收月光，牵着缠着，爬上瓦，接接雨露，透透清风。

儿时夏天，家里的老瓦屋，是一座绿色童话城堡。乡村草木繁盛，老瓦屋的四周被梧桐树、樟树、桂花树、香椿树等高大的乔木包围遮盖。墙脚一圈被翠绿的青苔系上了厚厚的绿围裙，连石头砖混的墙体也被一层层爬山虎爬满了墙，像穿了一件花绿的防晒衣。老房子接地

气，鱼鳞瓦通风透气，凉爽无比。村里人都爱摇着蒲扇，到我家的老瓦屋里乘凉，三三两两坐在堂屋的竹床上，竹椅上，拉拉爱常，谈天说地，不时“哈哈”连天。由于来的人多，一坐半天，每天我烧的茶水根本不够喝。母亲总是叫我去烧茶，我气鼓鼓地一边流汗烧着稻草火烧水，一边好奇地想，“这光秃秃的墙，爬山虎又没长腿，是怎么爬上去呢？真是讨厌，害我天天当火头军，大热天的害我天天有烧不完的茶”。不知几时，母亲来到厨房，听到了我的牢骚话，又气又好笑着说：“吃不穷，喝不穷，乡亲们就是看中我们家凉快，才天天来啊，我们家才人气旺啊，人气一旺，我们家才会兴旺发达，就像这爬山虎，只要扎下了根，它就能长出无数的脚，就能不停地往上爬，爬满整面墙。”

说来也真是的，当年我家就是村里方圆几里的首个万元户，父亲开货车跑运输，发家致富，家里最新买了电视、音响等家用电器，是不是爬山虎一路爬来的兴旺发达呢。

门前的小院子，被勤劳的母亲，收拾得井井有条，

绿意盎然。院中左边，有父亲搭的葡萄架，是夏天夜晚乘凉的好凉棚。葡萄也像长了脚，一路爬，一路牵，有的一路爬上了高高的梧桐树，还有的一路爬到了鱼鳞瓦上。葡萄藤牵到哪里，就把葡萄挂在哪里，让我和哥哥整个夏天都在葡萄架下不断寻宝。

门前，母亲种了一排丝瓜，沿着凉衣绳，一路牵藤，一路爬行，一路开出一排黄灿灿的丝瓜花。丝瓜喜欢通风，喜欢爬得高高的吹风，把黄艳艳的花开在晨风中摇曳，一条条长条丝瓜比赛似的吊在风中摇摆。

院子右边，母亲种了几棵扁豆，沿着围墙一路爬，一路牵，把一串串紫风铃花一路垂吊到围墙外，形成半面花墙。还有俏皮可爱的竟缠缠绕绕，一路爬上了电线杆，把一串串紫色风铃高高地吊挂在半空中，迎风飘扬。

桂花树边的墙角落里，母亲还种两棵南瓜，洒下南瓜籽，浇上几勺粪水，割几根狗刺围着，就算是给南瓜垒了个窝。南瓜低调内敛，喜欢贴着地面，牵藤开花，悄悄地长了许多脚，慢慢地爬。一路爬，一路吸收土地里的营养，叶片长得宽大肥

厚，一个个南瓜儿像捉迷藏一样躲藏在茂盛的南瓜叶下，或卧，或躺，或竖，或歪，或平，自由自在地，不被打扰地慢慢长大。也有几个调皮的南瓜，伸长了脚，一路爬上墙头，把南瓜高高地吊在墙头荡秋千。

夏天，还有或蓝或紫或红的牵牛花，也像“长了脚”似的到处游走，一路牵着，一路放牧，一齐吹喇叭，惊艳了乡村的清晨。它们一路爬，一路走，开开心心，自弹自唱，吹着夏天的彩喇叭，让整个夏天一直做着多彩的梦。儿时，我总是好奇，不解地问，它为什么叫牵牛花啊，又没见它牵着牛啊。母亲听了哈哈笑着说，说它像一条条牵牛的绳子，一路牵着到处走。

夏天，长得最茂盛的杂草要数拉拉秧了，那生命力真是旺盛，蓬蓬勃勃，到处牵藤，到处游走，就像长了无数只脚，一路爬，一路走，去它一切想去的的地方，势不可挡，绿意盎然。

夏天“长了脚”，每一“脚”都走得稳当，走得长远，彰显出蓬勃旺盛的生命力。

白云深处

■王枣燕（广东）

在绿茵茵的草地上小憩。刚才那股勇往直前的劲头，一躺下就被疲劳冲得无影无踪。抬眼望去，云朵像被风吹散的棉花，在蓝天里四处飘散；蓝天则像一片蓝色的花海，白云恰似花丛中的蝴蝶。几团如絮的白云飘逸若仙，迎风而来，白得像雪、像雾，又像蓬松的棉花。

“哎哟——”小腹突然剧痛，我忍不住呻吟出声，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焦急地呼唤伙伴，可他们早已走远。疼痛、焦急与恐惧交织，让我明白没有救世主，只能自救。我连忙捆起散落的柴，咬紧牙关挑起担子，使劲喊了声“走”。当我步履蹒跚地挪到山脚时，疼痛与疲劳缠得我喘不过气，汗水和泪水顺着脸颊直淌。实在撑不住了，便把柴放在

路边，躺在地上像散了架似的。

绿茫茫的林海静悄悄的，不时传来几声婉转的鸟鸣。我望着深邃的蓝天，白云悠悠，如同点点棉絮轻轻飘浮在蔚蓝之中，朵朵形状各异的白云点缀其间，一朵接一朵悠闲自在地飘逸着，为天空添了几分柔美与灵动。有朵白云像匹奔腾的骏马，信步而来，又悄无声息地隐去。我痴痴望着它，思绪仿佛也随之飘远，可小腹的剧痛却碎了这海市蜃楼般的梦幻。我用尽全身力气好不容易站起来，走了几步又栽倒在地，随后便不省人事……

等我从昏迷中醒来时，已静静躺在软绵绵的病床上。身边的知青李欣兴奋地说：“你终于醒了！”我这才从他口中得知，知青们见我久

未归来，连忙四处寻找，发现我昏倒在路边后，迅速将我送到公社卫生院。医生诊断为急性阑尾炎，立即做了手术，我这才从鬼门关脱险。李欣说完原委，便去街上给我买饭了。

我静静躺着，全身疲惫不堪。一道温柔的阳光从窗外射进来，我迎光望去——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秋日的天空像一泓湛蓝的湖水，几丝白云悠悠漂浮，淡浓相融，聚散相分，蓝白相映，千姿百态，构成一幅绝美的自然画卷。那蓝天如同广阔的心境，白云恰似心境里的思绪。我久久凝望着家乡方向浮动的云朵，平生第一次深深体会到：离家有多远，想家的心就有多真切。

